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作品集

丧钟为谁而鸣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刘艳◎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海明威作品集

丧钟为谁而鸣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刘艳◎译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丧钟为谁而鸣 /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刘艳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680-2897-4

I. ①丧… II. ①欧…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7748 号

丧钟为谁而鸣

SangZhong Weishui Erning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刘艳 译

责任编辑:康 艳

封面设计:胡椒设计

责任校对:张会军

责任监印:朱 玟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6

字 数:48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9
第三章 / 37
第四章 / 50
第五章 / 61
第六章 / 68
第七章 / 73
第八章 / 79
第九章 / 94
第十章 / 105
第十一章 / 141
第十二章 / 166
第十三章 / 172
第十四章 / 194
第十五章 / 209
第十六章 / 220
第十七章 / 236
第十八章 / 244
第十九章 / 268

第 二 十 章 / 278

第二十一章 / 285

第二十二章 / 292

第二十三章 / 301

第二十四章 / 309

第二十五章 / 316

第二十六章 / 323

第二十七章 / 328

第二十八章 / 345

第二十九章 / 351

第 三 十 章 / 357

第三十一章 / 364

第三十二章 / 380

第三十三章 / 384

第三十四章 / 388

第三十五章 / 393

第三十六章 / 396

第三十七章 / 403

第三十八章 / 408

第三十九章 / 419

第 四 十 章 / 423

第四十一章 / 429

第四十二章 / 439

第四十三章 / 459

第一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一动不动，双臂交叉支撑着下颚，周围是一片铺满松针的褐色土地，在他上方，风掠过松树梢呼啸而过。他俯躺在并不是很陡峭的山坡上，但如果再往下则变得非常陡。他瞧见黑色的柏油路蜿蜒穿过山口。柏油路边上是一条小河，一家锯木厂坐落在离山口不远处的河边，水坝流淌出的水，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白光。

“是那家锯木厂吗？”他问。

“没错。”

“我怎么不记得了呢？”

“因为那是你离开这儿以后造的。老锯木厂还在前面，在离山口很远的地方。”

他仔细端详起地上摊开着的影印军用地图。老头也从他肩后窥视。老头身材结实而矮壮，穿着农民的黑大衣和硬邦邦的灰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爬山的疲惫使他仍在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只手放在他们带来的两个大背包中的一个上。

“这么说在这里是看不到那座桥了。”

“看不到，”老头说，“这山口一带地势平坦，水流缓慢，要是再往前拐进林子后的话，地势会突然低下去很多，并且还有个挺深的峡谷。”

“我记得。”

“那座桥就在峡谷上面。”

“他们的哨所呢？”

“刚才那个锯木厂旁边有一个。”

这个年轻人正在研究地形。他从他那件已经褪了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的口袋里掏出望远镜，拿出一块手帕，擦擦镜片，轻轻调整焦距，目镜中的景象突然清晰起来，几乎连锯木厂的板壁都看到了。此外，他还看到了一条长板凳放在门边，厂棚里的圆锯，以及敞篷后面的一大堆木屑，还有一段滑槽，是用来把小河对岸山坡上的木材运下来的。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安静澄澈，水打着漩涡从拦水坝上冲下来，水花飞溅。

“没有岗哨。”

“锯木房里还冒着烟呢，”老头说，“衣服还挂在衣架上呢！”

“我都看见了，但岗哨呢？”

“也许在背阴处，”老头解释说，“哨所那儿现在挺热。他或许在我们看不到的背阴儿那头。”

“可能吧。另一个哨所呢？”

“在桥下方养路工的小屋边上，离山口最高点五公里的里程碑那儿。”

“有多少士兵？”他指着锯木厂问。

“也许有四个吧，还有一个班长。”

“下面呢？多少人？”

“可能要多些。我能探听得到。”

“桥头上呢？”

“总共两个，一边一个。”

“我们需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召集多少？”

“如您所愿，”老头说，“这一带山里现在就有不少人。”

“多少？”

“一百多个，但他们分得很散，你要多少人？”

“等我们看了桥以后再告诉你。”

“你想现在就去看桥吗？”

“不。现在我想去找个地方藏炸药，择机而取。我想把它藏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有可能的话，最好到桥头别超过半个小时。”

“那好办，”老头说，“从我们这到桥头全是下坡路，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要去那儿的话，会有一段比较困难的路要走。你现在饿吗？”

“有点，”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迟点再吃吧！你叫什么？我给忘了。”他竟把名字都忘了，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安塞尔莫，”老头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我来帮你拿那个背包吧！”

年轻人又瘦又高，一头金发被太阳晒得颜色深浅不一，金发下是一张沧桑的脸。他穿着一件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的裤子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将一条胳膊伸进背包的一条皮带圈里，把那沉甸甸的背包往背上甩了甩，另一条胳膊则伸进另一条皮带圈里，让背包的重量全部都压在后背上，衬衫上原先被背包压着的地方被汗水浸透了。

“我把它背上啦，”他说，“怎么走？”

“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在遍布松树林的山坡上艰难而稳健地跋涉，浑身是汗，背包压弯了他们的背。年轻人看到林中并无路，但是他们依然继续向上攀登，一会儿便绕到了前山。这时，一条小溪挡住了他们的路，老头踩着溪边的石块稳步向前走去。随后，山路变得更陡峭，爬着更艰难了。到后来，溪水看着就好像是从他们头顶上一个平滑的花岗石悬崖边直泻下来似的。老头在悬崖下停了步，等着年轻人赶上来。

“能行吗？”

“行。”年轻人说。这时他已经满头大汗，陡峭的山路使他大腿的肌肉开始抽搐。

“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先去通知他们一下。你带了这玩意来，总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

“不，”年轻人说，“远吗？”

“很近。你叫什么？”

“罗伯特。”年轻人回答。他将卸下的背包温柔地放在溪边两块大圆石之间。

“在这儿等着吧，罗伯特，待会儿我来接你。”

“好，”年轻人说，“难道你打算以后去桥头也走这条路？”

“不，我们到桥头走另一条路。那条路更近更容易走。”

“我可不想把这东西藏得距离桥太远。”

“再说吧，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可以另找地方。”

“好吧，再说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边，盯着攀登悬崖的老头。这悬崖攀登起来并不难，而且他发现从老头不用摸索就找到攀手地方的熟练程度来看，这地方他已经爬过好多次了，所有爬到上面的人一向小心翼翼地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个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此刻他饿极了，而且心事重重。其实挨饿是很正常的，但他很少如此满腹心事，他一向随遇而安，并且他凭经验就知道在这一带开展敌后活动是多么容易。假如你有一位好向导，无论是在敌后活动还是在他们的防线中间游走，都会很轻松。关键问题是如果被敌人抓住，事情就麻烦了。此外就是信任的问题，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方面你必须果断。即使这些他都不发愁，但还有别的问题呢！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个好向导，他走山路的本领确实了得。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是山路高手，可是他从黎明前就跟着安塞尔莫走到现在。他知道老家伙一定有能力走得累死他。除了判断力之外，罗伯特·乔丹其他事都信得过这个安塞尔莫。他虽然还没有机会考验一回这老头的判断力，不过这一回本来就应由他自己做出判断。不，他不愁安塞尔莫，事实上还有许多事比炸桥的事更难办。随便什么类型的桥，只要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桥他都会炸，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他都炸过。即使这座桥

的体积是安塞尔莫所介绍的两倍大，这两只背包里的炸药和装置也完全能够摧毁它。这时他想起在1933年他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的时候，他曾走过这座桥，而且前晚戈尔兹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一幢房子的楼上给他念过有关这座桥的信息。

“炸这座桥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戈尔兹当时说，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指画画，灯光照在他那带有明显伤疤的光头上，“你懂吗？”

“是，我懂。”

“根本不算一回事，如果你仅仅把桥炸掉，这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是，将军同志。”

“应该做到的是根据发动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将桥炸毁。你当然明白这一点。那才是你可以做和应该做的，那才算真正地完成任务。”

戈尔兹看了一眼铅笔，然后用它轻轻地敲敲牙齿。

罗伯特·乔丹没有说任何话。

“你明白？这就是你可以做和应该做的，”戈尔兹接着说，并对着他点头，接着用铅笔敲击着地图，“那就是我应该做的，但也正是我们不可能做到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兹气愤地说，“你经历过那么多次进攻，还问我为什么？有什么可以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可以保证这次进攻不被取消？有什么可以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可以保证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最多不超过六个小时？这里有一次进攻是按计划进行的吗？”

“如果指挥进攻的是你，我相信一定会准时发动。”罗伯特·乔丹说。

“我永远也指挥不了一场进攻，”戈尔兹说，“我只是发动进攻而已，无法指挥，炮队不听令于我。我必须提出申请。即使他们有我要的东西，他们也从没按要求给过我。那还不是最

重要的事情，还有别的呢！你知道这些人的作风，我们不需要详谈。一直出问题，每次都会有人干扰你，你得清楚这一点。”

“那么我应该在什么时候炸桥呢？”罗伯特·乔丹问。

“在进攻开始之后。进攻一开始马上就炸，不能提前。这样子的话，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不能从那条路上开过来。”他用铅笔指着地图，“我必须保证援兵无法从那条路过来。”

“进攻的时间？”

“你会知道的。但是日期和时间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参考。你必须在那之前就做好充分的准备，进攻开始后马上炸桥，清楚吗？”他用铅笔比画着说，“那是他们增援兵力的必经之路。他们只能从那条路把坦克、大炮，甚至卡车开到我发动攻击的山口，所以我必须保证那座桥被炸掉，不能提前。不然的话，一旦进攻推迟，他们就有时间把桥修好，那可不允许。进攻一开始，马上就炸掉，我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岗哨只有两个，和你一起的那人刚从那里来。据说他非常值得信赖，你就会知道的。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就和他要多少，尽量少用人，但人要够用。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对你说这些事情了。”

“我如何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呢？”

“进攻将由整整一个师的兵力发动，先有飞机轰炸作为铺垫，你耳朵不聋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进攻就开始了？”

“你也不能总是这样理解，”戈尔兹摇摇头说，“不过这一次，你可以这样认为，因为这是我布置的进攻。”

“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老实说，我不怎么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十分喜欢。你要是不愿接受这个任务，现在就说。要是你认为自己干不了，现在就告诉我。”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去干，不会有问题的。”

“我要确认的就一点，”戈尔兹说，“要绝对保证桥上不能

通行。”

“明白。”

“我不喜欢以这种方式要求人做这种事情，”戈尔兹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我明白在我的命令下你可能不得不做一些事情，但我想我已详细说明了，只是你要明白一切，明白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如果桥炸了，你们打算怎样向拉格兰哈推进？”

“等我们发动突袭攻占了山口，就着手重新修桥。这是一次十分复杂但却漂亮的军事行动，像以往每一次军事行动那样复杂而漂亮。这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是维森特·罗霍，那位不得志的教授的又一杰作。我布置这次进攻，和原来一样，都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布置的。尽管如此，这将是一次卓越的军事行动。对于这次行动，我比往常感到更加乐观。桥炸掉之后，必有大捷传来。我们肯定能拿下塞哥维亚。看，我指给你看这是怎么回事，看懂了吗？我们佯攻的目标是山口顶端，我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在远远的那边。看——在这里——像这样——”

“我觉得我还是不知道为好。”罗伯特·乔丹说。

“好，”戈尔兹说，“这样你到那边就会少一点思想负担，是吧？”

“即使我不去那边也不想知道这些，如此一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泄露情况。”

“确实如此，”戈尔兹用铅笔敲敲前额，“好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所有关于桥的事，你清楚吗？”

“是，我很清楚。”

“我确信你知道了，”戈尔兹说，“我不再向你演讲了，来喝点酒吧。说了不少话，我很口渴。乔丹同志，如果用西班牙语念你的姓氏会很好玩，霍丹同志。”

“‘戈尔兹’的西班牙语是怎么念的，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兹咧开嘴笑着，那声音从喉咙深处发出，好像是患了重感冒咳痰似的。“霍茨，”他用嘶哑的嗓音说，“霍茨将军同志，如果我早知道‘戈尔兹’在西班牙语里是这样念的，我来这里参加战争以前就给自己另外取个好一点的名字了。我明知道自己是要来这边指挥一个师，本可以随意取个名字，可是竟是‘霍茨’。霍茨将军，现在要改恐怕已经太迟了，你喜欢 partizan^①的工作吗？”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笑着说，“在户外工作非常棒。”

“我在你那个年纪的时候也很喜欢。”戈尔兹说，“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很好地完成炸桥任务。但那只是听说，我们从没亲眼见你做过，也许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过，你真炸了它们？”他逗着罗伯特。“来一杯，”他把一杯西班牙的白兰地递给了罗伯特·乔丹，“你真的炸了它们吗？”

“有时吧。”

“你炸这座桥，最好别说‘有时吧’，另外，咱们别聊这座桥啦，关于这座桥，你现在很明白了。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所以才能开些轻松的玩笑。听着，你在火线另一边有很多姑娘吗？”

“没有，没时间用在姑娘上。”

“我不同意。一个人的任务越不正规，生活也就会越不正规。你的任务实在是太不正规了。对了，你得把头发理一理了。”

“我的头发理得很适合我，”罗伯特·乔丹说。要他像戈尔兹那样剃成秃子才见鬼呢。“至于说姑娘，我想我该思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啦。”他闷闷不乐地说。

“我该穿什么样的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没有你能穿的，”戈尔兹说，“你的头发理得还行，我逗你呢，咱俩差太多了。”戈尔兹说着又倒满了两人的酒杯。

① 俄语中的专用名词，意为在敌后打游击。

“你思考的事情从来不仅限于姑娘。我呢却从来都不思考，干吗思考呢？我是将军。我从来不想这些。谁也别想引诱我去思考。”

这时那个正坐在椅子上研究制图板上地图的人，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对戈尔兹不满地说了些什么。

“闭嘴，”戈尔兹用英语说，“我想怎样就怎样，正因为我很认真，才能开玩笑，喝完酒就走吧。懂吗？嗯？”

“懂，”罗伯特·乔丹说，“我懂了。”

他俩握了手，他回礼，出来上了师部的汽车，老头等在那儿，已经睡着了。老头一直睡着，车经过了瓜达拉马镇，接着上了纳瓦塞拉达的公路，来到登山俱乐部的小屋。在那里，罗伯特·乔丹只睡了三小时就出发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兹的情景，戈尔兹有着一张白得出奇并且永远晒不黑的脸，鹰似的眼睛，大鼻薄唇，光头上布着一条条皱纹和伤疤。明晚，部队将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黑魅魅的公路上集合。夜色中，长长的两行车装载着步兵，全副武装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把他们的枪支抬上卡车，坦克顺着垫木开进装坦克的长平板车。深夜里，一个师的兵力被拉出去，整理装备，准备进攻。他不愿想这些事，那不是他的事，那是戈尔兹的事。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而且必须把它计划得十分周密，必须估计到所有的情况，见机行事，不能发愁。发愁和恐惧一样糟糕，那样只会使事情更难办。

这时，他半躺在小溪边上，出神地看着清流从山石间流过，溪水对面有一簇茂盛的水田芥。于是他涉过小溪，拔了两把水田芥，用水流洗净根上的泥巴，然后返回坐在背包旁，咀嚼着那干净凉爽的绿叶和鲜嫩又带辣味的茎梗。他跪在溪边，系在腰带上的自动手枪被他放到背后，以防弄湿，双手撑在一块岩石上，俯下身子去喝那冰冷刺骨的溪水。

他撑起身体，转过头来，看见老头从悬崖上爬下来。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穿着这地区几乎已经制服化的农民黑衣和深

灰裤子，脚上一双绳底鞋，背上一支卡宾枪。此人光着脑袋，他们灵活如山羊，毫不费力地从悬崖上爬下来。

他们向他走来，罗伯特·乔丹站起身。

“你好，同志。”他微笑着对背卡宾枪的人说。

“你好。”对方不情愿地说。罗伯特·乔丹望着他满是胡子楂的大脸。这张脸盘是圆鼓鼓的，脑袋也是圆鼓鼓的，像是直接扣在肩膀上似的。一双小眼睛分得很开，一双小耳朵紧贴在脑袋上。他十分壮实，高五英尺十英寸^①左右，手大脚肥，鼻子一定被弄破过，嘴角似乎被刀砍过，横过上唇和上颌的刀疤在浓密的胡子中露了出来。

老头微笑着对这个人点点头。

“他是这里的老大。”他露齿笑着说，然后弯起双臂，似乎要鼓起肌肉来。他以一种钦佩中夹杂着嘲讽的神情望着这个背卡宾枪的人。“他可是一条好汉。”

“显然。”罗伯特·乔丹笑着说。他讨厌这个人的神态，心里一阵寒意。

“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背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解开别住衣带盖的安全别针，从法兰绒衬衫的左胸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交给这个人，此人摊开证件，在手里翻弄着，怀疑地看看。

罗伯特·乔丹看得出他根本不识字。

“看公章。”他说。

老头指指印鉴，背卡宾枪的人端详着，把证件来回翻动。

“啥公章？”

“你没见过？”

“没。”

“有两个，”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 S. I. M. ——军事情报部的，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

^① 1 英尺约为 0.31 米，1 英寸为 2.54 厘米。

“哦，那个公章我以前见过。不过在这里要我的话最大，”对方阴郁地说，“你包里是什么？”

“炸药，”老头神气地说，“昨晚我们摸黑越过了封锁线，背着这炸药走了一天山路。”

“我得用炸药，”背卡宾枪的人说，顺便还了证件给罗伯特·乔丹，乘机打量着他，“恩。炸药对我会有很大帮助。你给我带了多少？”

“不是给你的，”罗伯特·乔丹平静地对他说，“另有用处。你叫什么？”

“关你屁事！”

“他是巴勃罗。”老头说。背卡宾枪的人阴郁地望着他们俩。

“好，我听过你的很多好话。”罗伯特·乔丹说。

“我的什么话？”巴勃罗问。

“我听说你是个伟大的游击队长，你十分爱国，并用行动证实了你的忠诚，你这个人有勇有谋。我顺带给你带来了总参谋部的问候。”

“你从哪里听来的？”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注意到这个人依然强硬。

“布伊特拉戈到埃斯科里亚尔，我都听说过。”他说，提到了火线另一边的整个地区。

“不管是在布伊特拉戈，还是埃斯科里亚尔，都没有我认识的人。”巴勃罗对他说。

“山脉的另一边有很多人都不是原住民。你是哪里人？”

“阿维拉省人。你打算用炸药干什么？”

“炸桥。”

“什么桥？”

“那是我的事，与你无关。”

“在我的地盘这你就得听我的，你绝对不能将你住所附近的桥炸掉。你应该住在一个地方，而在另一个地方行动。我知

道我该干什么，我，一个在这里待了一年到现在还活着的人，知道我该干什么。”

“但这是我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可以一起商讨。这件事上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

“不。”巴勃罗边说边摇头。

突然，老头安塞尔莫以飞快激烈的语速转向他说话，以至于罗伯特·乔丹只能听而插不上话。这就像在读奎瓦多的书。安塞尔莫说着古老的卡斯提尔语，一种罗伯特·乔丹勉强能听懂的话，大致意思是：“你是一个残暴的人吗？是的。你是一个人面兽心的人吗？是的。你有脑子吗？没有。我们现在在做一件最重要的事，而你却只求保住你的狐狸洞，全然不顾人类的利益！全然不顾同胞的利益！把那只背包提起来！”安塞尔莫这样质问着巴勃罗。

巴勃罗低下了头。

“每个人都应该用他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些合适的事情。”他说，“我住在这里并且掌管塞哥维亚的一切，如果谁做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我们会被驱赶出山林。只有顺应法则，我们才能在这片山林里生存，这就是狐狸的法则。”

“的确，”安塞尔莫说，“这就是有狼在时狐狸的生存法则。”

“我比你更像狼。”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知道他会帮忙做事的。

“嗯，呃。”安塞尔莫看着他，“你比我更像狼，可我都六十八了。”

他坐在地上低垂着头。

“那么老？”罗伯特·乔丹问，似乎一切都顺利了，一切都没那么艰难了。

“到七月就六十八了。”

“我们能活到七月份就谢天谢地了，”巴勃罗说道，“把那个包给我，我帮你背。”巴勃罗接着说道，“把其他的都交给那